

狼谷的传说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呼唤生命的野性
描绘人与自然浑然天成的和谐画卷

黑鹤动物传奇小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黑鹤动物传奇小说

狼谷的传说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谷的传说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
(黑鹤动物传奇小说)
ISBN 978-7-5502-6744-2

I. ①狼…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10438号

黑鹤
动物传奇小说



狼谷的传说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 著

策 划: 李 朵

绘 画: 刁 健

摄 影: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犀 牛

责任编辑: 朱洁璐 夏应鹏

项目编辑: 李 朵

美术编辑: 刘 璐

封面设计: 刘 璐

内文设计: 袁 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字数 110 千字 160mm×235mm 16 开 13 印张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6744-2

定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88356856)

* 退换声明: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 (010-88356856) 联系退换。

目 录

从狼谷来 1

I

火龙年 初秋 2

II

火蛇年 暮春 14

III

土马年 深秋 25

IV

土羊年 隆冬 31

V

铁猴年 初春 47

VI

铁鸡年 仲夏 52

VII

水狗年 初秋 64

传说 78



狼谷的孩子 83

I

冬——每一片雪花 84

II

春——青草长高的时候 103

III

夏——莫日格勒河夏营地 120

IV

秋——风过金草地 131

V

冬——静静的山谷 137

VI

春——羔羊 152

VII

夏——夜 175

VIII

秋——云影 184

牧神少年——代后记 189



从狼谷来

Cong Langgu Lai

献给青格勒和乌仁图娅，献给草原上故去的老人。

还传说在这个好斗的喇嘛住房前，常常用结实的银链拴住的凶猛的看门狗，依然潜藏在城堡附近，等待它的主人归来。

——《蒙古的人和神》 亨宁·哈士伦【丹麦】

这是一块地势宽广的谷地，蒙古人在上面放牧羊群。大群大群的狼在周围嚎叫，当地人喂养猛犬守护羊群。

——《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 W·W·福格森【英国】

I

火龙年^[1] 初秋

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那个黄昏。

即使到现在，在见识了难以计数的猛犬之后，我仍然确信，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蒙古牧羊犬^[2]。

我站在树上，远望黄昏的草地。

在黄昏遥看草原的地平线，我总是感觉有一种尚不属于孩童的莫名的情绪开始主宰我的内心。在经过一天几乎不需任何

【1】火龙年：指藏历年计法，内蒙古草原地区以前多沿用藏历计年。

【2】蒙古草原牧羊犬：内蒙古草原牧区大型原生犬种，在外蒙古地区也有分布，核心产地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此犬种体硕毛长、体格健壮、性情凶猛，不畏冰雪猛兽，主要用于牧区营地护卫、放牧牛羊。目前，由于缺乏保护，优良的个体已经非常稀少。俄罗斯专家猜测，此犬种可能比藏獒的血统更为久远，但国内尚没有专家对此进行论证。



思考和闲暇的游戏与放纵之后，我的头脑短暂地清晰，我开始怀念记忆中正变得越来越淡漠的城市，渴盼回到母亲身边。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甚至开始祈盼寂寥的地平线上会有什么出现。

在这一直期待之中，神灯竟然真的冒出淡淡的青烟。我看到那个影子在地平线上一点点地浮现出来，当它越来越真实并脱离于地平线上暗蓝色的背景时，我恍然以为那是从虚无中幻化出来的。最初一切像是隔着雨中的窗子看到的景象，那影子不过是窗玻璃上一个半透明的污点。随后距离越来越近，终于可以看得清那是一个骑着马的牧人，他还牵着一匹马，在他的身后，跟随着三头大狗，两头白色，一头黑色。

这景观并无特殊之处，骑着马进镇子的牧人多是如此，不过仅仅是跟随在牧人身后的牧羊犬的数量有些多了吧。往常，跟随着牧人而来的牧羊犬一般是一头，它们默默地跟随在牧人的马后，或者伴在勒勒车的旁边。这种猛犬高大健壮，而那覆盖着灰尘的丰厚皮毛使它们显得更加庞大，它们带着一种令镇子上的狗感到不安的轻屑和主人一起进了镇子，然后长久地卧在马匹或者勒勒车的附近，等待购物或者去喝酒的主人。对于这种巨硕的猛犬，我从来不敢过于接近。

当这地平线上的影子慢慢地越走越近，轮廓已经清晰起来

的时候，便显出某种诡异来了。

骑在马上的人显然过于瘦小，看起来像一个虚假的稻草人。那似乎仅仅是一件以木棍支起的空的袍子，缺少草原牧人那种惯见的壮实或者臃肿。而真正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三头牧羊犬的体形过于庞大，以旁边的马作为参照物，它们高大粗壮得不成比例，竟然像三头壮硕的小熊。

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牧羊犬。

草地的黄昏中，只有这一人一马和三头猛犬的影子，它们因为落日余晖的晕染而被金红色的霞光浸润其中。他们在这金色中一点点地浮现出来，如同穿越温暖的遥远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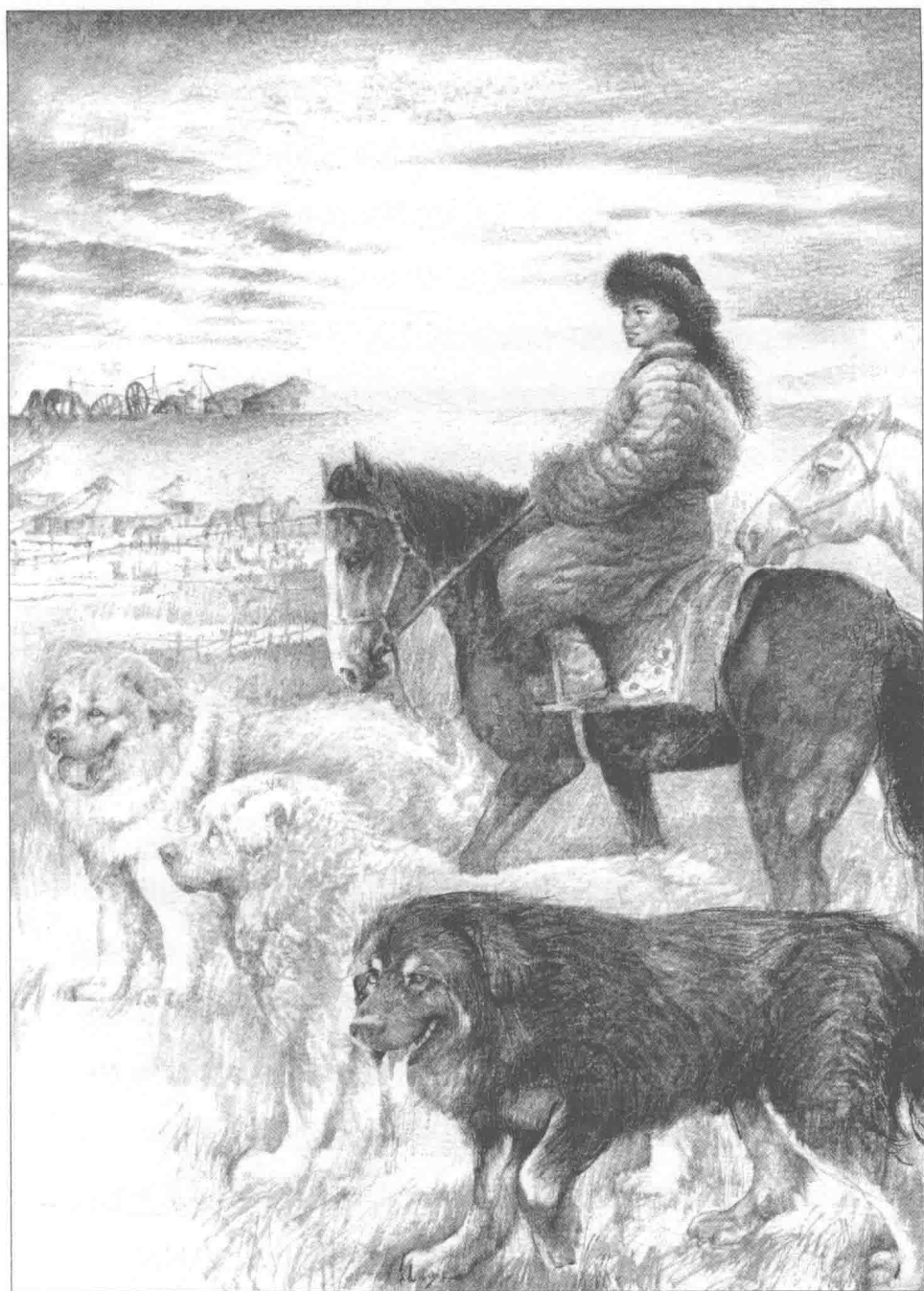
牧人骑着马走进镇子时，夕阳刚好沉入地平线之下。

当牧人终于走近时，我几乎屏住了呼吸。我本来就怀疑这是梦，或者是别的什么，会因为我的呼吸引来小小的气流而冲散了这缥缈不定的一切。

也许是因为太阳落下后气温迅速地降低，我止不住地打着哆嗦。

在一片清冷的光线下，我终于看清，马上并非成年的牧人，而是一个清瘦的少年。少年俊美冷漠，一瞬间我甚至为自己站立在树上的形象而自惭形秽。这树的枝叶过于稀落，无法有效地遮蔽，让我的形象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这少年的面前。





他穿着对于这个季节来讲显得有些过于厚重的皮袍，袍领处的羊毛已经发黑，而袍子本身因为长久的摩擦和油污，呈现出一种金属般的质地。脚上的靴子早就被踢得失去黑色的漆皮，露出下面白色的内层。他以一种牧人传统的半侧身的姿势懒散地坐在马鞍上，似乎试图以这种姿势掩饰自己对这个陌生世界的不安。

三头大狗。最大的黑色，另两头白色的与黑色的相比体型稍显逊色，但这种形容也是与那头黑色的牧羊犬相比较而言，事实上它们应该比镇子上任何一头牧羊犬都更加高大粗壮。

它们身上蒙覆着经久赶路之后的灰尘，却洋溢着某种彻夜狂欢之后疲惫的宁静。但它们与它们的主人以及主人所骑的马一样，以一种坚石般的冷漠表露出对陌生世界的拒绝。

总之，年轻的牧人，他的马和狗，都带着某种我不熟悉的气息。他们不属于这里。

在草原干燥的微风中，年轻的牧人紧紧抿着自己的干裂的嘴唇，目不斜视，目光略显疲惫。而那三头巨硕的猛犬，跟随在他的身后，它们拥有一种并非犬类拥有的大型猛兽的行走步伐，懒散而坚决，只有身体硕重的野兽才会以这种沉硕的方式行走。它们看起来遥远而不真实，两头白色牧羊犬银白色的皮毛因为覆满灰尘而呈现出一种朦胧的银灰色，而那头黑色的牧羊犬，则如同巨大的阴影，跟随在它们身后。它们目光阴冷，



异常强壮，爪子比成年人的拳头还要大，嘴脸上留下与野兽撕咬时的累累伤痕，与年轻的牧人寸步不离。显然，这个陌生的小镇让它们感到些许的不知所措，但它们像自己的主人一样，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恰到好处地掩饰了这种淡淡的不安。它们的强悍已经足以应对一切可能对它们，以及它们卫护的主人的威胁。事实上，那样的威胁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呼吸困难，我想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年轻的牧人保持着那些来自草原深处牧人在马上惯有的古老坐姿，向左倾斜，半侧着身体，舒适地仰着背，左手持着胯下这匹花马的缰绳。花马的身上点缀着豹子般的斑点，毛色斑斕夺目，异常少见，显然，长途的劳顿并未消弭它体内的力量与野性，不时地甩动着头鬃，与缰绳对抗着。

而牧人右手中虚虚牵着的，则是一匹其貌不扬的黄马。

他显然早就注意到我，但直到此时他才决定与我对视。他扭过头，杂乱黑发下的眼睛望向我。我努力使自己的腰背挺得更直，与他对视。我突然为自己站在树上而心存庆幸，至少，这样我还可以比他高出一块。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他的目光穿透了我，看到别处去了。我不过是空气，是虚无，不合时宜地阻挡了他的视线。

我回头看，他在望我的邻居塔拉的院子。

看到院子里的吉普车，他的眼睛一瞬间闪亮了一下，那是经历遥远旅途的旅人看到地平线上目的地的欣喜，但他迅速地收回目光，掩饰着自己这种情感的流露。

他在塔拉的院子外面下了马。下马之后，他显得更加瘦小，他真的仅仅是一个清瘦的少年，不会比我大多少。我甚至怀疑他是如何驾驭所骑的那匹马。

他牵着马进了塔拉的院子。

塔拉刚出来时似乎还无法适应暮色中昏暗的光线，他眯起眼睛打量着面前年轻的牧人，大概以为是来送皮子的吧。随后，他接过了少年手中的缰绳。

站在少年身边的黑色牧羊犬绷紧了身体，挑起上唇，露出獠牙，发出一种如同远方地平线上滚雷般震颤的低噪。顿时，另外两头白色的牧羊犬也发出低沉的啸鸣，慢慢地围了上来。

我知道，那是牧羊犬要发动攻击的前奏。以它们的力量，我想，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塔拉斯碎。

宝了怀^{【1】}！少年发出短促却声音清亮的命令。

在这三头巨犬身上发生的变化是一瞬间的，似乎最强烈的阳光让冰霜融化，那种即将暴发的狂野似乎在一瞬间消解了。

【1】宝了怀：蒙古语，不行，制止之意。



它们的身体松弛下来，甚至还谨慎地摇了摇尾巴，回头看着少年，似乎是在验证这命令的真实性。但它们再转头面对塔拉时，尽管那种随时准备攻击的威胁已经不见了，却仍然保持着一种不可接近的漠然。

塔拉停滞了自己的动作，他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少年又向三头巨犬摆了摆手，于是它们会意，踱到房门前，各自找了位置，轻轻地盘旋着，然后慢慢地卧了下来。

塔拉拴了马，领着少年一起进了屋子。

我仍然站在树上。我这才想起刚才自己是怎样爬上这棵老榆树的，刚才爬树时被粗糙的树皮划破的肘部还在隐隐作痛。

也许是很多年前，一只从此经过的飞鸟遗落下这颗种子，长成为这片草原中唯一的树。

我先爬上树等待着。

阿尔斯楞^{【1】}狂奔而来，像一头全身没有一丝赘肉的结实的小兽，跑得迅猛而几乎没有起伏。显然，他仔细地测算了距离。他在那院门口发出略显节制的挑衅的怪叫，只是为了引起那头黄色狮子狗的注意。对于在院门口虚晃一下就绝尘而去的顽童，它当然不会兴师动众地追来，但阿尔斯楞像是被电击一样以一

【1】阿尔斯楞：蒙古语，雄狮之意，一般用于男孩的名字。

种狂乱的节奏舞动着四肢，这种纷乱的动作已经足以挑逗起这头巨大的狮子狗追赶的欲望。

狮子狗目不转睛地紧盯着他，随后站了起来，先是缓慢地加速，穿越如同足球场般宽阔的院子，然后越跑越快。

它奔出院门的时候，阿尔斯楞几乎已经跑出了从院门到大树一半的距离。但是出了院门之后，在前面高速奔跑的阿尔斯楞显然激起了狮子狗追猎的激情，它奔跑起来并不笨重，它硕大的头颅以及长毛遮掩的四腿仅仅是给人造成了一种臃肿笨重的假象。

在黄昏的阳光下，那似乎是一头野兽在追逐一只小得可怜的小兽。阿尔斯楞在前面舍命奔跑，身上那破旧的蒙古袍拖曳在身后像一面小小的旗子。我突然意识到那狮子狗的巨大，只要它将阿尔斯楞扑倒，显然，他那瘦小的身体会迅速地被撕咬得支离破碎吧。

狮子狗就在树下追到了他。我等待着这头巨犬扑咬时沉闷的咆哮声和阿尔斯楞发出那种我已经习惯的隐忍的惨叫。

他确实表现出小兽一样的凶猛与迅捷，也许是因为他的身体过于轻小，他几乎没有减速，直接蹿上了树干，迅速地几个腾跃，还没有等我伸手去拉他，已经像一只摆脱了追捕的小猴一样蹲坐在我的身边。他剧烈地喘息着，短发下的头



皮上亮晶晶的汗水正蜿蜒流下，而在脖子上流过的汗水正留下一道白印。

拿来。

他因为剧烈的喘息而呼吸困难，努力地做着吞咽唾沫的动作，但显然口腔里干得厉害，他不得不咂着嘴。

噢。

我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似乎是意识到什么，他齙着牙，开始检视自己的腿。

他裤子左小腿肚的位置上留下对称的小洞。他缩起裤腿，在那肤色黧黑肌肉结实的小腿肚上，一块已经快要脱掉的痂被揭开了，正隐隐地冒出血来。

这杂种，两次都咬在一个地方。

他不无怜惜地想要抚拭伤口，看看自己脏污的黑手，又放弃了这个想法，放下了裤腿。似乎这种置之不理能够暂时地忘记疼痛。

拿来吧。

他看着我。

看我没有任何反应，他多少有些恼怒，顺手从我手中扯走了什么。

噢，刚才让我先上树时他放在我手中的那块酸奶饼子。

狮子狗还在树下咆哮着，它仰头看着我们，于是那头颅也就显得更加硕大，从我俯视的这个角度看，它的整个身体就全剩下头了。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它一直守在下面，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时回家吃晚饭了。

阿尔斯楞用两只手掌轻轻挤压着因为放得太久已经有些干酥的酸奶饼子，从怀中找到那块暗绿色的玻璃——罐头瓶子的碎片，把它小心地插进了酸奶饼子里。刚才，他打碎了那个罐头瓶子，从中选出一块大小合适刚好可以放入酸奶饼子，边缘又极为锋利的玻璃碴子。

饼确实有些要松碎的危险，他再次压了压。

落地会不会碎了，露出里面孩童布下的足以致命的陷阱。图穷匕见。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与他有同样的担心，我仍然在想着他小腿上那可怕的伤口。这狗再一次咬了他，但他此时似乎已经将疼痛忘记了。

酸奶饼子从他的手中落了下去。

狮子狗在空中就叼住了这块从天而降的食物，等它落地的时候，那饼子已经不见了，我根本没有看清它是如何吞咽的。它单纯得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饼子里也许会暗藏玄机。现在，没有必要为酸奶饼子会落地摔出碎玻璃而担心了。

